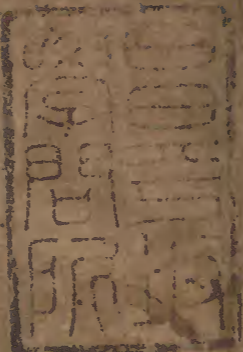


周易會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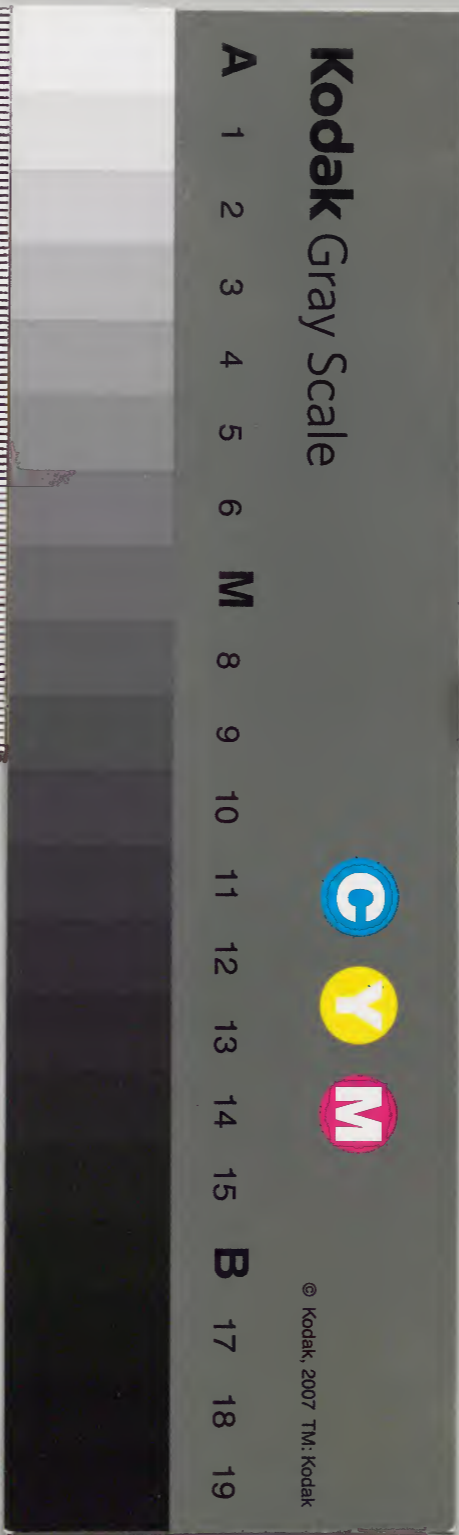
二



					漢書門
				八	
				三	
				一	
				八	
				一	
				四	
				一	
				〇	
				一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内			
			漢書
			八
			三
			一
			〇
			一
			四
			一
冊架函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138	
冊數	10 (2)		
函號	273	6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需

乾下訟

坎下

乾上

需

坎下

乾上

乾上

需

坎下

乾上

乾上

曰需訟均曰有孚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得孚義二卦乾坎互為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川也需何以利訟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貴不陷而貴能往乃可濟以健乘陰貴在能惕而不貴於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恒故爻言終吉者二訟貴謀始故爻亦言終吉者二

需 乾下 坎上



淺草文庫

以有孚
為王一
氣謙下

○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以乾遇坎乾健則知險能守不遽進以陷於險有待之義故為
需夫君道已盡而治化未臻此正當需時也然不本於中心之
安非能需也故必需待之心至誠而有孚焉則功利不障然後
胸中光明洞達而光亨而行險徼倖之事必不為矣何貞如之
由是久道自然化成雖踏來之危亦當舒徐濟矣不吉且利涉
川乎

王王道說需者寧耐之意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
非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孚者心誠安於義命而需也人有寧
耐真心自然意必俱空毫無窒礙而光亨併無行險之事而貞此

涉世言
者亦可

皆需之善物吉道也雖涉大川何不利之有涉川者多以不能寧

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有孚最重不可如舊說

貞平對取象有孚坎體中實也大川坎象也利涉乾健象也光

亨乾晦於坎下以五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

○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

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名需者須待之義也何取哉蓋不遇險則不必需處險而至

困窮不可言需卦德坎險在前時當需也乾健臨之則知險能

待以義揆之當不至困窮矣故名需需而有孚遂光亨貞吉

者以九五位乎天位正而且中也夫位乎天位則勢足自逞而

上經

卷二

有正中之德。正則規模宏遠。其念不雜。中則本體貞靜。其氣不
寬。故能需而有孚。有孚則光而亨。貞而吉也。由是而涉大川。自
能沉毅。觀變慎密。蓄机成出險之功矣。何不利乎。
首節見需。非柔躁者所能剛健。則沉毅有守。所謂乾天下之至健
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則窮無所往。惟不困
窮。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

二節程敬承曰。正中。天德之純也。然必本位乎天位。說來者。猶言
位乎正中。即乾九五。位乎天德之意。又要曉得需而能孚。惟守正
執中者能之。而光亨貞吉。俱從此得。時說以正貼貞。中貼孚。又恐
重孚貞者。俱謬。

看位乎
中確

積卿曰。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為者。能有功。不知能需者之往却
亦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能濟天下之事者也。
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待其自雨。需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治天下。政教脩矣。
至于治效。不容強者。但優游安養。以俟太平之自至耳。如飲食
宴樂可也。

以治道言。分田制產。與之以飽煖。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者。王
道也。期治於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為近功。有須待之義。故曰需。
需非空待。惟存此守正。執中之實心。以俟亨利之自至。即所謂

而貞也。若清淨廢事，又非矣。洪覺山曰：彖利涉言有為象，宴樂言不過為也。先有為，後可不過為。如雲氣升於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若本無雲，何需之有。項氏曰：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強者，以剛制之，取其剛健而不陷也。宴謂身安，無所營為，樂謂心恬，無所謀慮也。

六爻合旨 下三爻有停待之義，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爻無可待矣。有濟時之義焉。故雖居坎體而有功。若以待為主，則失時以濟為主，則入險。乘時濟險，中心光明者能之。

陸庸成曰：乾之剛健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乾之乎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於乾，順之則出穴，敬之則終吉。是

惟乾能不陷於險者，還須乾以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為也。然處需之道，又莫如敬。故聖人於三上皆以敬示則焉。

蘓紫溪曰：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一蹶而難振也。故稱泥焉。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焉。以其深入而難出也。故稱穴焉。然而古聖賢履險若夷，則其天定耳。是故于郊亦可於沙亦可於酒食亦可。泥可脫也，血可去也，穴之入而亦可出也。豈世故能攫耶。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也。此心之中，稍或不定而嗜好功利，潛入而奪之，則方寸之中，便成塗泥。堂奧之間，皆為致寇。雖欲需之而不知所以需矣。然則險何足為人患。吾心之自險耳。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

卦以坎為險臨險者貴需也初居卦下去險尚遠是朝廷之變方殷而彼優游畝畝需于郊之象也此置身於利害外者但恐自信不堅不能恒耳果能從容寧耐恒而不變則身名俱全而无咎矣

此如伯夷太公隱處海濱以待天下之清恒字即有孚意用恒始終不變也无咎終不罹於難也取象郊從初取恒從九取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于郊者言去險尚遠故能超然遠引不冒難而行也利无咎者處需之道以能久為常於此能恒則不失其常矣故

犯難 就是常 不失常 即是恒 德

咎

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於犯難夫天下事只是當需而不需是犯難而行犯難二字最妙難亦人所時有但不與之相犯難何足困我常者吾心之至一乎常乎也明常明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質卿曰人惟中無常主或為才能所使或為事勢所激或為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而行所以不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

九二漸進近坎，位居王臣而當國事之艱，與需于郊異矣。故嘗遭流言之謗，是吾之徐挽夫國難者，有深意在。而群小以為束手待斃，肆然議之不顧焉。為需于沙，小有言之象，使急於自明，禍且隨矣。惟靜以俟之，終能身國兩全，成涉川之功矣。吉。此如狄仁傑事偽周，來俊臣輩以反誣之，亦陷矣。非彼用晦而從容制變，安能有濟。可見豪傑維持國難，切不可因人言而動心也。但能寧耐俟時，終能有濟。何必爭一時是非耶。惟需于沙，所以有言語之傷，而時說以小有言，是需于沙正意，似非。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需于沙，已近險矣。幸以剛居中，寬裕以待，自定，故雖小有言，終能有濟，而以吉終也。

之中剛

衍即是剛，以剛為衍者，蓋衍非剛者不能。初曰：恒二曰：衍即有平之義。紫溪曰：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即是。非險如風波，要之求全之毀，無損於日月之明耳。衍在中者，此心寬然無入而不自得，譽不加密，毀不加踈，終之所以得吉者，以此。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去險愈近，身當患難矣。豈若初之遠而未近，二之近而未迫乎。需于泥之象也。使以剛中能需處之，猶不陷矣。乃過剛不中，非能需者，則妄行取困，寇害之來自已致耳。於人何尤。此如陳蕃竇武當漢末造，宦官弄權之時，欲去皇甫節，机事不密。

卒為所傷是也致之一字罪在三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需于泥者言其災即在外禍已在目前也過剛處之則致寇者自我耳此由不知敬慎也若能敬慎豈妄動以取敗乎君子勿謂處險遂無可救之術也

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敬慎即有孚意惟敬慎不敗故能與下二陽出險而並進以得終吉然不敗固善何如早不及泥之為愈乎孫質菴曰二不如初之高致三不如二之見幾

吳因之曰三切近災矣而敬慎猶可不敗四需于血矣而柔不可得出上入于穴矣而能敬猶可終吉可見天下無不可救之事

勢顧人力何如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入坎體是大臣身當國難而周旋其間有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能晦處靜俟乎以待之終必持危定傾保身濟君矣不有出自穴乎

穴即血之地以其入則曰血以其出則曰穴非有二也 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惟柔而正故能需而不進然不是束手聽命其間必自有委曲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 取象血陰傷也出穴四在坎體之初有出穴象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血矣。而出自穴者，以有柔正之德，心無躁兢而聽時之自
然，所以雖入而能出也。

順即柔得其正也。聽謂聽時，即需而不進也。惟順而後聽，惟聽能
出自穴。蔡虛齋曰：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正者之能需，
坤之順而知阻也。在陽為衍在中，在陰為順以聽。故剛柔同歸於
能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居尊中正，治道當為者，无不盡矣。至此復何為哉？惟恭修
玄默，俟化洽俗美而已。需于酒食之象，此貞也，所以坐致太平
者也。何吉如之。

食取養
天下之
養需于
酒食天
下於此
養也

陸庸成曰：彖象之義，其備於九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
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中正也。雖在坎中，不
涉大川而利可知矣。成康文景似之。貞字宜玩。若飲酒濡首，則非
貞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于酒食貞吉者，以其德惟中正，中則無偏而喜功之念不萌，
正則無邪而僥倖之心不起，所以需合于貞而吉。

中正，俱以心言。武帝好大喜功，由多欲耳，不可以中屬心，正屬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陰柔無才，而當危急之極，有陷而入于穴耳。幸下應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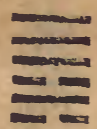
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是賢者感時事之衰不召自至有不
速之客三人來也。上能敬以待之則因人為功轉危為安不終
吉乎。

沛公鴻門之見得遇項伯以解于難此爻似之敬之一字是于死
中覓生路也。入穴窮困望人救援之心甚切故喜其來而敬之終
吉者以三陽至健知險可以拯溺也。程敬承曰九三敬慎不敗已
出險而來矣其意正欲借彼二陽共來濟我之敬之亦敬其恒
者衍者敬慎者之足以濟我也。大抵上三爻在坎中所賴三陽之
進不小。四能順陽故出穴也。上能敬陽故終吉也。五居尊位為至
陽主。三陽有為五不必為也。其曰貞吉以此。取象四與上坎中

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窞也。但六在坎終有
象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速請也。亦對需字言。不速者剛
健能需之人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速之客來而能敬之終吉者蓋陰居險極雖為不當其位而
無才以濟然敬以下賢豈大失也。

訟

訟上乾下坎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以坎遇乾剛坎險以上下言為相猜以內外言為相濟以人
已言為相敵皆訟所由成也。故為訟夫訟豈得已哉。必其情真

受誣。理直見枉。有孚而窒。塞不得伸者耳。當以何道處之。心存
憂懼。辨明則止。而惕中為則窒。可通而吉。若終極其訟。則其禍
不測而凶矣。又必見大人。則是非不枉。情得以伸。而利若理本
實。而駕虛求勝。則冒險僥倖。取敗而不利矣。

通節。以有孚窒為主。惟有孚見窒。然後可訟耳。倘得少伸。訟便可
止而不必終。必言惕者。惟惕故中止也。終訟以求全勝。不惕故耳。
曰惕。隱然有內自訟之意。元大人以求伸。是亦惕也。若駕虛求倖
則不惕之尤矣。惕之一字。是消磨勝心之良法。以此處訟。可終歸
於無訟矣。

陸庸成曰。訟者公言之也。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
正也。中止之猶吉也。終則凶矣。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亦各
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
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卦名訟者。卦德乾剛坎險。以上下言。上剛制下。則下有不堪。下
險伺上。則上為所勝。以一人言。內險則操術艱深。外健則才力
雄悍。以二人言。已險則能挾彼之短。彼健亦能為我之敵。所以
成其為訟。訟曰有孚窒惕。中吉何哉。卦變九二剛來得中。夫
剛來為柔所掩。是有孚見窒矣。而惟得中。則必能兢惕存心。不
主於求勝者。所以吉也。曰終凶者。訟非美事。匪特損德。抑且構

剛柔句
與舊解

怨不可成也。曰利見大人者，卦體九五以中正為尚，中則先事而無偏主，正則臨事而得裁決也。不利涉大川者，卦象坎為險，陷淵之象也。乾以剛實乘之，在訟者為情真而駕虛，必為虛所敗也。

首節義與卦同，有不拘註作三段而曰：上剛下險則險而健矣，訟之道也。一串說與蒙彖語同，首句引起下句，險而健方貼人說，更佳。

二節剛來得中與險健相反，此句舊說什暢中有孚窒三字帶說，程敬承以剛來居險是實而陷於陰，有孚之窒也。而惟得中則能惕而中，亦佳。得中雖什中義而惕在其中，不可成只據理言不可。

二字當玩尚中正尚字，有作五自尚有作訟者尚之，俱可。虞尚爭田，遇文王而後決，鼠牙雀角，見召伯以求伸，大人當見從來然也。淵字取駕虛之義，入字要者，冒險求勝如自家投入一般。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興訟，剛而在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而不中正則剛愎而凶。當以義理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子內自訟焉，斯得之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相違而行，訟之象也。君子觀象以為訟起於人情之違也，故防其訟源。作事必謀慮于始，合人情則行，違人情則不行。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悖而訟端絕矣。此無訟之道也。

訟字全在遠字上取。天道西轉，水流東注，象人彼此乖戾，故致訟也。訟雖行，違於終實始。謀之不慎，或以是非求勝，其界別于毫芒，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於微眇。如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可鑒也。謀之于始，自訟於心也。翟中泉曰：訟有終焉，有中焉，有始焉。若謀之於終，雖有鞶帶之錫，禡之隨至，何益也。若謀之於中，雖不永所事而訟之已興，亦晚也。孰若謀於始乎。謀始以杜訟端，而中與終不必言矣。然謀始尤莫先於謀心。內自訟者，絕訟端之本也。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塞訟之道，謀始上矣。其次則莫如不永訟。不克訟，守舊而不訟，安貞而變其欲訟。夫至於變其欲訟之心，幾

乎無訟矣。而正本清源，則在九五。彼以中正之德，化乖爭之俗，所謂使民無訟者，大人在上，豈險健之徒得逞而倖勝哉。即或錫必禡之矣。彖所以惕中則吉，見大人則利而終則凶也。蔡汝楠曰：訟卦以惕中為戒，爻以不訟為美，不貴九五聽訟之才，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意。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貞，不可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萬一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即命渝安貞，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諸爻中不曾有箇作事謀始之君子。

不若論後邊改過。則莫如九四之勇。四可謂能復。馮厚齋曰。初不見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觀訟一卦之詞。只是訟不可成之意。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人之終訟。必有才勢者能之。初六陰柔居下。則才弱勢輕。故可止則止。不終永其訟。但小有言語之辨。求伸其窒而已。是始不免有言。終則理無不伸而吉矣。

凡訟皆自言語始。小有言為初象。不永猶未說到完結也。訟始而未成。謂之事也。雖不得已而有言。乃亦平心觀理而已。故以終吉與之。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休。故終吉。需小有言。人小有言也。訟小有言。我小有言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不求所事。豈特屈於才勢之不足哉。訟非美事。於理不可長也。所以雖小有言。辨明即止也。

既辨明矣。何必永所事哉。辨明方是事結。正是終吉處。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為險之主。豈不欲訟哉。上敵九五而屈於勢。故不求勝於訟。退處卑約。象猶不克訟歸而逋于三百戶之小邑。為此遠害之道也。何眚之有。

克字非比能字。乃逋而不求勝於訟。非既訟而勢不克也。吳國

二之歸
捕知象
之不可
也。豈但
屈于勢
或

之曰九二只有欲訟之心不曾發出來然止得無肯九四已成訟而止之者也乃得吉何也二屈于勢乃歸逋竄他只為免禍計耳心下原不乾淨故止於无肯四審於理翻然改絃易轍起初一點好勝念頭已自掃得潔淨了故吉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而歸逋竄者何故自下訟上其勢不敵禍患之來乃自取者所以歸逋而不克訟也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只管進前求勝孰肯退後讓人曰歸是退後一步後其身而身無患也惕故也不然患之至也自掇之矣能无肯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惟守其常分以安正理而且惕厲存心不與人競有食舊德貞厲者焉則終無訟端而吉矣豈特處訟然哉即或出而從王亦務謙順而已敢以成功自居乎

貞厲即
是惕中

舊說厲為見侵於人從王為聽訟無成謂明斷不足不能折獄非也通節是一意食舊德是一味退讓不以勝心改其素守舊即是貞即是厲无成句只論其人如此非抑之也仍是守舊居貞之意蘓紫溪曰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盖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為臣下者與人無競而已程傳曰當是時爭功忌能之

說直

不可泥
註自主
云云以
聽訟言

風熾矣。故或從王事則功成不居者貞。厲之用心也。居貞即有惕。厲意非以受人侵侮而謂之危也。陸庸成曰：食舊德者安其自有。後即命者聽其固然。苟為吾舊三百之邑可耳。苟非吾命繫帶之錫何羨。此三四之所以貞而吉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食舊德而何以吉哉。一於從上而不自居其事，則兢心消鎔盡矣。所以吉也。

從上即是食舊德。或以從上指君，或以從上謂凡才智賢于我者俱可。程敬承曰：訟上則患從上則吉。搃見居卑處後訟之善道。故食舊曰德。爭辨曰事。聖人貴讓不貴爭也如是。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而不中，本欲訟者，以其居柔能以理自屈，不克訟焉。故不惟改行從善，復就正理，且能洗心滌慮，安處於貞，則寡過日新，乃成君子，不亦吉乎。

不克即命安貞，一時事。命即天命之性之命，之所在即是貞。二不克訟，屈於勢而必屈於理。四不克訟，屈於理而又屈於心。潘雪松曰：四不克訟矣，然無訟而訟心未化，亦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乾健一惕間耳。前念之悔，即為後念之貞。競心之忘，即為道心之正。爭心於是乎絕矣。下三爻險體象戒其毋訟，猶之利害禍福之較然。四乾體曰復，命曰安貞，進之天矣。此非

逞惡不遂而后反者。以剛居柔。自有觸事知反之理。所謂柔克者耳。

程敬承曰。初六不永。猶言也。九二不克。猶逋也。六三无成。猶厲也。至四則不但從上而從理。不惟貞而且安貞矣。非畏亦非厲。無言併無心。故直以吉予之。无肯終吉不足言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欲訟。本有失也。今能復即命。渝安貞焉。何失之有。

程敬承曰。九四以不克訟為復。非必既失而後復。只克訟便是。即命便是安貞。便是。不失曰吉。心即不失意。蓋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得失為吉凶也。

以下四爻正是陽中正之象

九五訟元吉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訟者遇之情得上達。有孚不至於見窒矣。元吉。此所謂見大人而利也。元吉主訟者言。

元吉歸九五即使民无訟之意此說佳

雲峰曰。古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初不永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在下皆無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為元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何以元吉哉。以九五之中正也。中則聽於未斷之先者。無偏主。正則斷於已聽之後者。無過當。故元吉也。

中正者。通天下之人心者也。乃使民無訟之道。若但以聽訟盡善。

為元吉則亦小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剛居訟極終訟者也凶其固然設或飾詐取勝然是非曲直久當自明不踰時敗矣况未必勝乎象猶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是成亦毀也得亦失也何貴終訟哉

錫帶出於或然見無取勝之理終朝不免於三褫見有必敗之時終訟之凶明矣或假若也未必然之詞終朝奪之速三褫奪之衆以訟而勝自以為榮故取象命服也

蘓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肯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

其能不勝者自取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肯止訟之道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本無取勝之理終幸而勝也不足敬也况必敗乎

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見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於三褫

師 坤上 坎下 比 坤下 坎上

陸庸成曰地中有水曰師地善容故水忘其險焉行師者如水行於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與之順焉善比者如水比於地而相安也師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比以九五一陽為

衆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尤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於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於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於田禽之執比之五貴於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無意也。

師 三三 坤上

師貞夫人吉无咎

卦德象寓兵於農卦體象命將出師故名師。夫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師以貞為主必為奉天伐暴而後興師動衆也。然君不擇將以國與敵又必得老成練達之夫人與之帥師則名義之順已足增士氣而懾敵心而有能之將又能宣王威而制閭外斯有戰勝攻取之吉無窮兵黷武之咎矣。

以貞字為主。貞者仁義之師。夫人者仁義之將。吉者無敵於天下。无咎者雖屬冬殺不失春生。海内元氣未嘗耗損。雖師有吉而有咎者。嬴秦之滅六國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且无咎。其三代之師乎。既曰吉又曰无咎者。王註曰興師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也。

楊誠齋曰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矣。其吉且无咎乎。為民禦寇為中國攘狄為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師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謹之至也。李隆山曰師止言貞而不言元亨利者。其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若以利亨誨

天下懼其貪功困生靈也。惟守一貞足矣。

彖曰合吉。前彖詞專以君用師言。此彖傳通以將帥師言。全彖

重剛中一字。能以衆正二之剛中以之也。惟剛中故其才德見信

於君而君應之。下順於民而民從之。此吉而无咎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

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卦名師而詞曰貞者何哉。蓋師以衆而起。五陰順從九二。是為

軍旅率徒而環衛攻擊者。皆下之人也。非衆之謂。貞以正為

義。九二以剛居中。是為仁義節制而紀律禁令各以其道也。非

正之謂乎。夫為將者能以左右衆人皆歸於正。則為王者之師。无

敵於天下矣。命將者不可以王耶。此師所以貴正也。然而能

衆正者亦在行師者之德耳。故詞曰夫人吉无咎者。以夫人有

是德也。卦體九二剛中而應卦。德坎險坤順。是為將者威而有

惠勇而有謀。又且得君之信任焉。但見兵雖凶器。戰雖危事。而

師出以律。秋毫無犯。皆順夫民之心。此有德之夫人也。以此德

行師。雖不免征伐之毒。而民相率從之。所以有克敵之吉。無窮

贖之咎也。

首節衆字正字。只釋師貞字義。能以衆正處。方屬九二身上。以者

將以之也。可以王。是命將者王也。以正字與彖不同。彖以君師

出。有名言此。以將節制為正言。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明。將

玩一王
字見得
王者之
師必以
正不正
使隨伯

之心即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即將之心若止僅一節制何
可以王二節提出剛中二字正見所以能衆正處舊兼重才德
宜卑重德為是而應以下俱根剛中來行險句不可與上句對毒
天下毒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
痾堅癥不輕用也民從者以其有害也所以除害處也至於而
民從之則天下無敵矣

潘雪松曰聖人喜生惡殺說一師字胸先自戚然但捍外安內
有不得不用者就這裏仍要討個太和元氣則有得任老成而
已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
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迺降若兩階干羽可格聖

要識得
王者用
師原是
好生之
心便見
其人當
任亦以
其能休
者之

人也不興師夫人不是小可說的若說深謀長計只是一謀將若
但謹厚不生事只是一忠厚之將彖傳說能以衆正可以王以此
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筭如何當得
王者如天地之好生其用兵出萬不得已夫人是體天地好生之
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
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
使人力不贍而服而使人心悅而誠服所過能使婦市者不止耕
者不變報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此皆夫人之德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寓於地猶兵寓於農也君子觀師之象知吾民即

容民二字見王
首不輕
百兵

吾兵也。以容民而畜衆。烏制之。田里樹畜以養其主。教之孝悌。忠信以養其性。則無事而任土。以居衆固民也。有事而列伍以出。民即衆也。取兵於兵。猶有限。取兵於民。則兵無限矣。容民即是畜衆。俱以平日言。兵農合一。全在一容字。陸氏曰。人但知選兵練徒補卒。蒐乘為治師之要。不知先王只是容民。容者不使窮於無所也。以井田容之。而比伍之籍具。以蒐苗獮狩容之。而擊刺之法存。以講射讀法習禮養老睦俗之道容之。而敵愾之氣在。民容而衆畜矣。不曰治而曰容。樂利之意。寬不用而曰畜。窮黷之情。少。按地中有水地能容也。容則畜而聚。師衆也。容民則民聚。民聚則衆。本義云能養民則可得衆。宜玩。

膏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為毒。故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於六卿。弗謂軍。將藏於六卿。弗謂將。以蒐苗獮狩隱其振旅。菱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諱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於農之意。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惰之為患。按後世析兵農而二之。令民出費以養兵。民不聊生。兵於何畜。悖矣。

上全會通 卷之三

六爻不
外貞也
夫人之
象

六爻合旨。潘雪松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與奉詞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煩，不如師卦六爻之畧。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與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之詞，而不自為詞，此皆六五之君得興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為才，致其憂於其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

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則在衆人之心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矣。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救其夫人乎？然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使，而不參於弟子，雖夫人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也。

三軍之命，懸於一將，一將之權，在於紀律。初當師始，可不謹哉？為將者，必號令嚴明，部伍整肅，則有制之兵，不可以敗，師之臧者，也不然，號令不行，而士卒驕，部伍不嚴，而節制亂，無制之兵，安不敗乎？

此就師之始上論，箇行師道理，見非節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師也。重出字，師出以律，只是能以衆正內一件。蘓子瞻曰：以律

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以奇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胡氏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以律乃出師之常，勝負未可知也。出而失律凶，立見矣。象義曰：坎為律，師貴人和，失律則不和。太史公作律書先言兵即此意，蓋律為元聲，軍法紀律皆取法於此，故曰律。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之出必以律，一失其律，敗亡立至，寧免凶乎？

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為失律也。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幸而勝，君子不謂之臧。楊氏曰：有謂秦之銳卒不足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愚謂仁義之

矣，苟無節制，亦不能以取勝。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當將帥之任者也。有剛中之德，嚴而有惠，勇而有謀，以此而在師中，必能制勝萬全，吉矣。何有窮兵失律之咎哉？然非大君信任之專，亦何由成功乎？惟王者三錫其命，則權無中制，而師有成績，吉无咎，所由來矣。

此所謂剛中而應也。在字有不動聲色，威足鎮服意。三者煩數之詞，命是勅之，類非弓矢等物也。三錫只是恩禮優渥，專任為將，非褒功時事。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二在師中吉者非獨才能也上承天寵得專閫外故得盡其才而有功也王何以三錫命哉由其萬邦為念故既為天下用兵則不得不為行師重將也

承天寵即是王三錫命天謂王也即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人知用師為威而不知用師正所以為懷有不忍一人自外意若徒威不軌猶非用師本心卜子夏曰王者天下為念用兵非以怒也平寇非善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程敬承曰君以懷萬邦之心而任將師之正也將體君懷萬邦之心以帥師能以眾正也此二所以上得君心下得民心也

係萬邦 止是用 師本意 正是貞 處邦字 與上象 邦字相 應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三才弱志剛不中不正是無才無德不能審己量力輕敵冒進以是行師常有輿尸之理而凶也

或者言有此理也如趙括不量時勢舉四十萬之眾而盡坑之秦是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戰而不勝已无功矣况輿尸焉豈獨无功哉下殘民命上損國威大无功也

大者甚之也可為輕敵寡謀喪師辱國之戒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陰柔無克敵之才而得正有自量之智度不能勝而完師

以退堅壁以待其會。有師左次之象，愈於覆敗遠矣。无咎，兵家尚右，為前，左為後，左次謂不前進而退後也。此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左次則不失師之常矣，所以无咎。此恐人以退為怯，故曰未失常。

顏卿曰：兵事呼吸安危之際，最易於失常。一失其常，則顛倒錯亂，何能審強弱之勢而決進止之機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柔順而中，非好兵之主也。但或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不得

已，聲罪致討，猶田有禽，不容不執也。何有窮兵之咎乎？然兵貴有名，君當擇將。九二剛中，有才德之長子也，用以帥師，斯有成功。若使三四少年之弟子參之，則權分於多將，必至輿尸而歸矣。雖為執言之貞，安能免於凶乎？

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弟子輿尸，是假設之辭。蘓子瞻曰：夫以陰柔為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耳。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輿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故戒之。

洪覺山曰：禽，害稼者也。將以行師，五以出命，但言執不言戰者。

和常字
似異常

命其執搏夫害稼者耳非窮兵也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
謂之田有禽不可矣。胡氏曰三曰師或輿尸危之詞而不忍
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曰弟子輿尸蓋謂用五而用三必至如此也
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輿尸貞凶甚言任將不可不審
且專也。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參以
新進雖貞亦凶可見興師貴貞矣。能擇將又能任將方可成功
取象禽坎陰象長子五應二剛中之象。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子帥師者以二有中德而行師則勇謀兼資恩威並著君當
任之也。以此帥師所使得其當矣不然弟子輿尸乃人君使之
不當也伊誰咎乎。

一僕字係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使不當罪六五之詞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師終則武功成矣順極則天下定矣論功行賞此其時也
故大君有爵賞之命其功大者則開國而錫之疆宇其功小者
則承家而授之土田此惟君子可以當之若小人雖有一時之
功可槩予以國家乎勿用。

大君有命賞有功也開國拓其疆土也承家世其德業也一說不
以國家分大小錫之王朝曰國受之私邑曰家然用師之時凡有
才畧者皆可用不必論其德苟治定功成之日而用之以預國政

則又開多事之隙矣。故戒以小人勿用，非不賞其功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李九我曰：開國承家者，所以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者，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

倪伯昭曰：六五之征伐，征其亂天下者也。然有名之師，無能之將，則無以戡禍亂。故任將不可不專，上六之封建，封其定天下者也。然立功則易，居功則難，故欲以定太平，則賞功不可不慎。

一說：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古者兵農無二道，文武無二途，禍亂共定，平安共治，非定亂用一等人，平安又用一等人。師中之吉，必於長子，不使弟子。之蓋已慎於始矣。故爵賞之命，終無小

如此者
更與師
貞夫人
之義相

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或以國家或以金帛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有國家在人，君則為負功，非聖人公天下而吉。師以衆正，其成功也，以正師出以律，其成功也，以律皆師貞之夫人，小人於時安得有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成功不一，或謀畧者，或勇力者，有大小焉。故大君有命，正此而已。若小人有才無德，使與朝政，必恃權恣惡而亂邦也。豈王者懷萬邦之初心哉。故勿用。

張雨若曰：正功不可以國家分大小，蓋國家中亦自有差等耳。正者塞其僥倖怨望之心，豈嫌於別白哉。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

終則恐其亂邦。聖人為民之心如此。象義曰：以正功者，詭遇獲禽，所不取也。始以正行師，終以正論功，師之貴貞也如此。蘓子瞻曰：夫師始終之際，聖人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無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

比 坤上 坎下

○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卦體有一人而撫萬邦萬邦皆親輔於一人之象故名比夫此

則為人所親輔而吉矣。然以一人而當天下之比，非德不可。始必再筮自審，果有元善之仁，德足以長人與。且是元德果能持之久，無間於始終而永與行之正，不流於姑息而貞與必有是德。然後可以作民元后而无咎。由是至仁遠播，其未比而有不安者，方來不已。彼後至者自外生成，徒取凶耳。王者何容心哉！通節重德，上人主無德不成其比，而比天下之德只是一仁。所謂元善也。然永貞，摠不得為元善之德，其何以比天下？故再筮自審，只是一箇修德。夫我德既脩，人之應違又何計哉！自是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吾只原筮元永貞而已。

此方以王者大
公之道
五所以
為顯比

上經會通

卷二

二十一

乾坤二
字何等
氣象

程敬承曰元天德也永貞坤道也人主必合乾坤之道以比天下
而後得无咎故曰原筮元永貞 敬仲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乃體
元居貞同天不息此是純天之德便是體仁長人之君所以能比
天下不寧方來比我以求寧也後夫是負固不服者如萬國朝禹
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也於王者奚病哉 萃比下
同坤體萃四有分權者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無分權者故元永
貞於彖言 取象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故曰初筮比
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得之也故曰原筮蒙之筮問之者也不一
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甯 墳卿曰初筮得坤
純陰氏象也再筮得坎一陽在中位乎天德君象也方來四陰順

從象後夫上六後於九五象 一說原者依原如初之意原筮言
必如初之勤而常自觀察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
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為言輔也卦體五陰順從九五，是天下臣民傾心向化，有
親輔之義，故名比。詞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其有是三德者，以
此心之剛中也。蓋卦體九五剛中，是人君有天德之剛，而又協
皇極之中，故存此不刻，即為元。運此不息，即為永。守此不雜，即
為貞。純王之心，即為純王。王之德也，所以比而无咎也。其曰不寧
方來者，卦體上下五陰應乎九五，是君有剛中之德，而臣民親

二至會通 卷二

輔孰有一人之敢後乎。彼曰後夫凶者。蓋以有德之君而負固為。以理言之。必至困窮。而為聖世所不容也。

首節比吉也。三字不作衍文。亦可以輔訓比。以下順從訓吉。眾共歸往。大一統而王也。從而曰順無所勉強。無思不服之謂也。吉道也。

二節剛中德足為人比也。上下應歸其德也。其道窮自棄其德也。剛中即是元永貞。不是兩層。蘊於心而本無屈撓。曰剛本無偏倚。曰中所為元善。以此長守貞固亦以此。一說謂剛者德性常用。而天理流行。所謂元也。中則無間斷之私。無偏倚之累。所謂永且貞也。此本程傳分貼。且永貞即元的永貞。中即剛之中。還是渾說。

不分貼為妙。吳因之曰。剛是性體。堅剛強毅。陽主生。陰主殺。陰多躁動而無操。剛多沉毅而有守。陰之所向常在私邪。剛之所向常在公正。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養得不能純。便殘忍間斷私邪。一時都有。總養得純自無三者之雜。蓋元永貞。總是天理條件。殘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條件。中者天理之極致也。其為元永貞無疑。上下猶言臣民。非以上六為上。上六乃後夫不言應也。應即所謂順從是也。其道窮自致困窮。非王者以威力窮之也。後夫雖自取凶。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德。當必因此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無愧。當正法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

上全會通

卷二

二十九

比

比

比

比

地上有水其親無間比之象也先王以為天下大矣安得人親之於是建立萬國使為諸侯而制巡狩述職之禮以親諸侯為則以天下之心親諸侯而諸侯各親其民矣是親諸侯者所以比天下也

要得親天下意親則合為一體親諸侯而各親其民則合天下為一體方見比天下而無間意理齋曰先王建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聯屬建國愈眾民愈不疏遠矣親諸侯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水地相比也呂涇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也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也卒之感應合情分接而天下歸於一統是所謂大道為公之世也親諸侯即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意以比之也

我之德
意之元

陸氏曰為天下比者有元善之本有封建之制則德澤法度其備矣乎

胡氏曰容民畜眾井田法也可使民自有合而無間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無間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國親侯所以比天下之大機顯比無私所以比天下之大道盡得其所以比天下者則天下非五之比而誰比耶初比以孚二比與四比以貞比得其比故皆吉也六三不比五而比諸陰所以有匪人之傷上六始不比而終無比所以為后夫之凶 趙汝楨曰凡卦六爻貴

於正應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六比君之始也而能精白一心有孚比之自今日言可免欺

君之咎矣猶未究其終也積之至於無念無事無非忠亦如缶

之盈焉則精誠感格而寵任之隆出望外矣終來有他吉

此只在初比論箇道理當如此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

由今積之以至於盈缶也缶質素之器臣子精神只是自盡其心

若為感格君心之故然後有孚即此便是欺處故吉而謂之他

字正從有孚生來有孚者自真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統是

謂盈缶在初雖無他心在理必有他吉

不分初
終直截

一說盈當實字看缶當質字看言誠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饒

也程敬承曰盈缶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有孚之心徹表

徹裏此便是盈滿處盈缶方是有孚稍虧質素便減真誠非盈缶

即非有孚矣有孚之心安望獲吉哉無心於吉而吉自來他吉之

謂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益仕在初考終亦在初既有孚則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

於初已卜矣

時講小象俱與爻無異宜以初字作主比君之初終身大節所係

也初來念頭稍欺根基已壞後邊世味日濃汨沒日甚豈有復反

於忠誠者。惟初能有孚。根基先好。故能盈缶而有他吉。此欲人堅此初念而勿失也。方獻夫曰。比上之道貴乎誠。比下之道貴乎公。比之道於初五見之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中正應五。知君之可比。內出潛養。以比之家。脩而廷獻者也。比之正也。道可行而吉矣。

自內是白內所有者比之。達不變塞也。如時說由側陞而上。達太淺。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達而離道失之。枉已比之自內。則窮養如是。達施亦如是。豈目

失哉

不自失即自內意。自字最可玩。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是無德妄比入於不善之黨者也。為比之匪人之象。

此苟於從仕者。匪人何世無之。願吾比與不比耳。曰比之乃責也。自家。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之匪人則敗名喪節。自貽伊害。不亦傷乎。

爻不言凶。而象測然。憫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

上經會通

卷二

三十一

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以柔正比五，是大臣致身事君，更無內顧之念，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外比者也。比之正也，何吉如之。

外對內言，內比是以潛養為達施，外比是能忘私以徇國。蓋四不內應初，而外比五也。故曰外比，如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外比九五，固以其賢矣。然君使臣事，分無所逃，正所以從上而盡大臣之職分也。

四五本
一應故
一從上
四言

賢以德言，上以分言。曰從上，所以昭大分也。既委質為臣，則小人比而不恤其私。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五陰之比，是其為比也。廓如覆載，洞如日月，付得失於勿恤，置功利於兩忘。君固無心於天下之我應，而天下亦不知誰之為我德比。道何如顯耶？象王者之用三驅，無意前禽之得而邑人之順以從君也。亦忘情於驚備之私鳥。

則大順大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矣。吉。

顯比只是大公无私之意。三驅前禽，上之無私也。邑人不誡，下化

於無私也。二句乃上下兩忘，是顯比之象。摠成其為大公。鄭氏

曰顯者暗之反，凡以智術要結者，闇昧之道也。本以至誠溥以大

言上下
兩忘方
成顯比

公。襄曲洞達。如太陽中天。普物照臨。而來者後者。皆無容心。故曰
顯比。象猶王用三驅。失前禽。不強民。以必從也。強民以必從者。必
智術要之。又刑威箝之。此皆詭詐之私。故民之機械。亦易生。王者
以太公待民。亦化而歸醇。不識不知。少私寡欲。如前禽失矣。邑
人亦喻上意。聽其自去。不張捕以求前禽之必得也。此所為顯比
也。何其吉。潘雪松曰。三驅者。立四表而三作三坐。王者之田之
法也。以法從事。不必於得。王者之田之心也。邑人不誠。衆著於好
生之仁也。使邑人不喻王意。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無遺類。其仁
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取象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民。有
顯象。上文在五前。故爻曰前禽。畫卦在五後。故卦曰後夫。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顯比之吉。以其位正中也。正則無偏無黨。中則惟精惟一。王心
之純。故能顯比而吉也。象如失前禽者。蓋王者於民之德。我而
順。不德我而逆。皆無容心。如田者於禽之逆而去。則舍之。順而
來。則取之。故前禽乃逆而不順者。所以失之也。顯比之化。如邑
人不誠者。下歸中矣。孰使之哉。由上有王道之蕩。而後有王
民之皞也。

正中皆以心言。舍逆取順。是正中之作用。處非真有順逆。非真有
取舍。惟不必其順。若見其有逆者。不必於取。若見其有舍者。程敬

承曰王者之世本無逆民而廓然順逆兩忘毫無計較則有若不盡民而取之者故取象如此中者民之恒性使者下化也民知識於大順若其使然耳不可以使字着力看三驅前禽狀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誠狀服皞皞之王化

上六比之无首凶
君者民之元首也首出庶物必有元永貞之德而後可上六德不足為人比無首之象也凶

首以德言乾之無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為首也故凶取象上為陰柔之首有首象居五後有无首象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无首可比則眾叛親離獨夫而已何所終乎

後此說不以君言于後夫更切

唐凝菴曰比貴在始有始而後有終初比之於始故終來有他吉上六非不比也。比於五失前禽之後則始之不知比而无其首矣安所容身於顯比之世乎故曰无所終此為後夫之凶也

小畜 ䷈ 乾上 履 ䷉ 乾下

陸庸成曰小畜與履均之五陽而一陰故均以一陰取義小畜之六四陰為小而五陽為其所畜也履之六三履乾之後是位正當者虎愬者尾而六三履之也小畜在卦則曰不雨在爻曰既雨履在卦則不啞人亨在爻曰啞人凶蓋卦統論其理爻各因其時也象於小畜則文德之懿蓄於一身化畜為蓄非畜之善乎履則

禮制之辨達於天下。化履為禮。非履之善乎。

程敬承曰。小畜以巽柔畜乾。巽最足以縻人而使之惑。故乾卒受其畜而凶。其不受畜者。二陽之善復也。履以兌柔履乾。兌最足以和人而使之馴。故乾不肆其噬而亨。其或見噬者。三柔而志剛也。

王註。畜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對。

仲虎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陽也。

小畜 ䷈ 巽上 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以巽陰畜乾陽。以一陰畜五陽。皆以小畜大。又陰之力量畜而不固。亦為所畜者小。故名小畜。夫所畜既小。則陽猶有可亨之

要在言
外作認
見君子
備及此
時有為

理。何也。以小人畜未成也。中傷之志雖存。反噬之謀未肆。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烏故陽猶可亨也。

亨者。陽道可行也。密雲不雨。陰道未行也。君子猶幸有此耳。使小人之勢既極。君子亦何以得亨耶。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幸吾道之猶亨。喜陰邪之未雨。聖人之慮遠矣。吳因之曰。亨與別處不同。不是直頭得亨。言猶有可亨之理。不是截然沒生意的。只怕陽不善用。弄到不好田地耳。取象乾為天。巽陰上乎乾。故象密雲。陽多陰少。其畜不固。故象不雨。西郊陰方。取陰義。

彖曰。合。亨。全。彖。重。健。字。惟。健。故。正。氣。尚。往。惟。健。故。畜。施。未。行。程。

竹山曰：小人柔巽，故足以籠制乎君子。君子健巽，故終不受制於小人。巽一也，頤所用之人，何如耳。以柔巽遇健巽，是以畜未極而施未行，健當可以勝柔也。然則君子之亨，乃君子能自亨耳。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中其散

何以名小畜哉？六四一陰得位，而五陽應之，是小人窈據高位，衆君子皆受制也。故曰小畜。夫小畜似難亨矣，而曰亨者，何也？卦德健而巽，健則嚴剛決斷，而主張於中；巽則紆徐縝密，不憤激於外，其德足有為也。卦體二五剛中而志行，是剛德君子居中用事，大權未至盡移，運用猶得如意，其勢可有為也。故不

為小人所畜而亨，自若也。密雲不雨者，以小人之畜未極，而

吾道正氣猶得發揮而上進也。惟正氣上進，則小人雖得時用

事，如雲起自西郊，猶未能大展其施，肆害於君子也。陽之亨，以

此小畜之時，雖為君子危而不雨之象，則為君子幸也。

首節雖以柔得位而應名為小畜，然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故耳。

一說姚承菴曰：六四之柔得位，正卦之所以為巽也。柔得位而

上下應，全是以柔縻君子，而君子不覺為所畜耳。柔得位，不作得

時用事者，以陰居陰為得位，一味柔媚最能惑人，應者為所惑而

受其係也。非趨權勢而從之。二節健字內已有剛字，意剛中志

行，言居中用事不可作中德看，乃亨者難之，詞言小畜本不當

志行未
行二行
守相應

亨其亨乃以此耳。三節重尚往字，一直說下王註曰：小畜之勢足為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為雨也。凡能為雨者，陽上薄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曰尚曰卡，其辭則幸之，其意全是危之。畜極而成勢，有必至，特目下未耳。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畜物不久，小畜之象也。夫小畜之時，澤既不能遠施，而苟一言一動，稍未盡美，小人亦得以議其短，而畜之，術遂將乘間而入。故君子懿美一身之文德，容止有度，言語有章，使小人無得議我焉。此亦處小畜之道也。

文德莫
認定外
言動上
說也

文德之發為文也。懿是修飾之，以示章美之意。非君子不能為是畜也。亦當小畜時如此。若以全體之學而為經濟之用，則君子於大畜時又有大於此者矣。不曰文而曰文德者，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非內有章美之畜而能出乎，可見小畜者以大畜為之本也。

此典前
解異

看來君子原不為小人而懿，不以小人乘間言亦可。洪覺山曰：大畜有良止內積之義，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有風行外見之義，故曰君子以懿文德。懿美也。畜而不有動而自存，如風行天上以發其和順自然之美，故懿也。懿自內出，懿非小也。潘雪松曰：陰陽相錯而後文生焉。德文之根抵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

之柔炳然文德。條理中通極其粹美。故謂之懿。

六爻合旨。程敬承曰。此卦以小人畜君子。所貴君子不為其所

畜。耳。君子所重者道義。所持者節操。如初之復。以道二之牽。後以

中不自失。故不受畜也。有孚如四五。雖合志畜乾。其如健體之嘗

勝。而剛德之尚。往何哉。若三之不能正室。豈獨反目可醜。而尊尚

陰德。以馴致於幾望。既兩既處。此時猶尚可有為耶。曰。正凶危之

也。故善處畜者。惟初二二陽也。

吳因之曰。此卦雖是以陰畜陽。却亦存乎其人。若有主意。有操

如初如二。原自不為所畜。只是主意少。操持缺。處得不。停不當。便

落也。圈套了。此內三爻。全是責備君子。固是君子謀。至外三爻。則

又修小人之勢。以危君子。亦是為君子謀。言巽體三爻。同力畜乾

那箇不是可畏可惧的。且如四本有傷害憂惧。誰想巽體得陽助

血去。惕出。竟全然沒事。至五居中。處尊心力。相應一發齊整得極

至上九畜極而成。抑又無可奈何矣。陽剛處此。若非深為之謀。將

何以自脫乎。大抵一卦六爻。總是為君子謀。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皆欲上進者也。但為陰所畜。不能復耳。初雖與四正

應。然體乾得正。有剛德而不屈者。故其復於上也。不藉要結。而

緣自巳之道。義為復自道之象。則無枉道之失。有行道之功。何

其咎。吉。

二爻宜
如此看
不必內
外卦各
取其義

看自字
有著遂

程敬承曰復自道有云復其故道者固於自字无著落而自訓作
由亦似影響按本義自守以正不為所畜則自道分明是以自
道義為閑不隨人進止者正與二爻亦不自失自字相應周用
齋曰卦以陰畜陽為義爻以自立不畜於人為道苟不自立則咎
在隨人而其道失矣何其咎與他无咎不同乃决之詞得吉處
正在此
初與二能自立而不為陰所畜也三則不能自立而阿附從人為
陰畜矣

○象申復自道其義吉也

復自道矣何暇可指何譽可攻以故正已可以正人其吉也
之於義而當然也

程竹山曰復其詞直曰自道其理正辭直理正其吉宜矣曰義
者事未可知而義當吉也又曰道象曰義見初之復以道義自
主持所以謂之剛健

九二牽復吉

二雖漸近於陰而剛中有守非阿附小人者故能與初九牽連
而復亦復自道者也直已行道不吝言乎

此所謂剛中而志行也牽復非止連類而進然既與初牽連而復
亦進復自道也游讓溪曰小畜之小非若以良畜乾之大正
也是故大畜初二則曰有厲利已曰與脫輟善其能止而不為亢

小畜初二則曰復自道曰牽復言善其能復而不終於止也。

○彖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復自道固不自失矣。二之牽復在於剛中之德則志不徇人而自失也。

中即剛中言在中見他牽復亦能以道。吳因之曰初二之守正雖同然初難而二易初與四合相入最易。又屹然自做主持無所係靠。二則非四之正應有初之可因。故初曰何其咎。二曰亦不自失。何其咎乃斷然許可之意亦不自失則因彼許此之意。

陸庸成曰復陽自下復也。用復之美以處小畜初二以之。復之象曰出入无疾初之自道所以於義吉也。曰明來无咎二之牽復所以不自失也。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本君子也。剛而不中迫近於陰是一時不能自守。援結小人以為媒進之階。卒為制縛而舉動不得自由。為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之士豈能久安於小人之下。爭其所必至矣。又為夫妻反目之象。夫始之不謹而終與之爭亦何益哉。程敬承曰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無失道陰豈能畜之哉。故始而比也。溺於一時之私既而爭也。激於一時之忿進退胥失之矣。與初二復自道異矣。故象曰不能正室不能正語自失也。惟其剛而不中也。不中故相泥相泥故相敵。有自來

矣。輻與大畜之輻不同。輻車轆也。輻車轉軸也。輻無脫時，必毀車而後可脫。脫輻者為陰所畜，久住之計也。如輻既毀則終止而難行。說輻者自止，不進暫住之計也。如輻可脫可縛而終能行。雲峯曰：大畜以陽畜乾，故九三與艮一陽同德，而其與利往。小畜以陰畜乾，故九三為一陰所制，而其與脫輻。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如夫妻反目者，由與陰相說不能自守，以正猶夫不能正室，故妻得制之也。不然則正如初剛中如二陰亦惡能畜之。不歸咎於四而致責於三，若曰非四之能制三，自脫自反耳。自道者自也，不自失者自也，不能正室亦歸之自而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以一陰當群暴之鋒，宜不免傷害憂懼，而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有孚信之德也。故二陽助之，足以禦暴，而身可無傷，心可無懼，血去惕出，象也。何咎哉。

舊說自乾三爻而觀，則六四獨為小人，自巽三爻而觀，則三陽皆為強暴，隨爻取義，但分內外卦為二義，與卦肯不合，宜依後說。胡雲峰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不能無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與二陽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血去惕出，便是无咎。程敬承曰：巽本畜乾者也，四乃與三反目之初，便受傷而可懼，惟與五相孚合志，協力僅得血去惕出而

此存
後
吳

說
分

二
卷
三

如此看
六爻方
齊貫串

已。何所利哉。即至陽受制而既雨既處。厲猶不免。蓋畜乾若此之難也。但在君子則宜力持健體。不可為柔巽所入。卒受征凶之禍耳。鄭孩如曰。易不為小人謀也。聖人何為以其獲助於二陽而幸之。有孚二字。此聖人所以化小人為君子也。不以權勢相止畜之。而惟以真誠為感動。則五陽為之用矣。血所以去而惕所以出也。四言有孚。五亦言有孚。此二爻之交相孚也。四以孚而結。君子五以孚而化。小人意正互發。取象血為陰類。四本多懼。以五助之。故有去與出象。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而能血去惕出。何哉。蓋畜乾四之志也。孚誠足以感上。二陽與之合志。協力共濟。故得免憂懼也。

上合志是二陽合四之志。而所以致其合者。四之有孚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鄰

小人得志。非孚衆心而屈群力。不能畜也。今九五居中處尊。則孚誠足感人心。而上下皆合志矣。由是群力皆屈。聽其左右為有孚。挛如富以其鄰之象。何小人不可畜哉。

宜重有孚上。未有心不同而力能同者。程敬承曰。九五居中。其心之孚信足以結人。與上下衆陽相挛固矣。心既相結。力亦相同。能兼衆陽之助。以成其力。故曰富以其鄰。力有餘。便是富。謂其力之富。能左右其隣。以畜小人。非謂挾居尊之勢。以左右乎上也。

鄰不可
指四陽
與陽為
鄰乾陽
皆五之
隣也
以四為
小人而
五乎衆

上在會通

卷二

四十三

陽以畜

舊說謂三陽上進五合四上共畜之夫既以四為小人矣又以為

○象曰有孚挛如不獨富也

有孚孿如者是誠信以感人不獨以富厚之力也

不獨者不專以力服人而感動人心全恃此孚耳一說不獨富

是不專利於已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畜道已成故陽不與之抗而與之和密雲者既雨矣風裁

無以自見也尚往者既處矣正氣無以發舒也所以然者由陰

德之盛陽不能制反尊尚之至於積滿故耳然以小人言失其

常分雖貞亦厲况不貞乎以君子言陰盛抗陽如月幾望時不

可有往也往則凶矣在小人當戒在君子宜慎也

上九雖陽爻而居巽体自乾視之即為陰也陰陽之和非君子與

小人和好也小人用事而君子不敢與抗若和好然也尊尚即坤

馴致意九三不能正室尚德之漸有自来矣程敬承曰陽與陰和

非其情也君子豈真尊尚之蓋小人之畜君子畜以巽也巽柔最

能靡人君子亦若為其所靡而失未然之防故不覺養成其勢耳

婦貞厲以理言戒陰也月幾望以時言戒陽也初言陰陽和矣

而以尚德載責君子歸咎於其初也既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

君子防患於其終也易為君子謀情見乎辭矣按自古无術以

通節一

氣貫下

垂既兩

惟既雨

致既處

此就是

尚德載

而小人

望矣君

子不可

有行也

如此看

上經會通

卷二

四十四

處小人者皆曰調停。不知君子於小人當其時之不利。勢之不如。寧可伏而待時。不可和而失勢。一調停而君子之所以制小人。與所以防小人者俱盡。故既雨則既處矣。既處而小人之惡乃望矣。及身之禍在所不免。此皆和之為害。與其悔之於後。孰若防於初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處者由不能謹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也君子征凶者蓋以陰疑於陽必抗而敵陽也可有征乎

疑字有作疑忌說者謂小人疑君子之權相軋勢相傾故竭力排擠而凶也有作疑疑說者謂小人勢盛君子必窒碍不通而凶也有依程傳作疑慮者謂小人勢盛夫有不害君子者君子安得不疑慮乎

履 三三 乾上

履虎尾不噬人亨

以兌至柔遇乾至剛是以柔弱之臣事剛暴之君所履至危故為履夫履有危机矣然以和悅處之則懿恭之德自足格君非惟斥辱不加而素履之碩且无不行猶履虎尾不噬人也亨
作人臣事暴君說有泛以涉世說者程敬承曰履是踐履實地此卦以柔履剛為主柔以行之剛柔合一謂宜在可履而履何以曰虎尾人生涉世禍常起於頻笈變每生於几席隨其所履

○ 忘見履 存行也 忘身心 也以此 世何 然不亨

安往非危機。而惟兌悅可以處之。豈為是側媚苟容者哉。本義不徒曰悅而曰和。說夫和即中節之和也。履和而至。故履虎尾而亨。虎之威強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也。

彖曰合旨。時說有謂臣道貴柔。君道貴剛。非也。貴剛則中正二字說不去矣。宜照後講為妥。又有以君臣對言者。亦非。看來宜重

臣邊剛中正節。正見虎尾之難履也。蓋事君難而事英君為尤難也。剛中正之君何如。主耶而事之者。可不少心。忠順耶。故柔非委靡也。悅非徇媚也。亦惟以履虎尾之心行其中正之道而已。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卦何名履。卦體以兌至柔履乾至剛。柔臣而事剛主。動有危機。故名履。夫履剛有危道矣。而謂履虎尾不啞人亨。何哉。蓋天顏不可犯。猶虎尾不可履。卦德悅而應乎乾。是為臣者恭順不失。自潛消其剛。悔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豈獨臣道貴柔哉。即君道亦不可純任剛矣。蓋帝位不易居。猶虺尾不易履。今九五以剛中正履之。是不徒神謀雄斷。又且精一執中。无為守正。則德稱其位。於心无疚。而功業炳然。光明矣。是君道且不得純任剛矣。况臣道乎。此以柔履剛為危。亦惟柔履剛為危。而不危也。

按卦名履危之也。而有兌說之善。又幸之也。惟履剛更不得任剛。

合 亦與 重臣 亦與 相

也。兩剛必至相戾。若三之自恃其剛，不中不正，以此履乾，能免咥乎？惟以九五履剛而中正，不為過暴。與武人為大，君異矣。夫位甚高，危履君位者，輒曰如履虎尾，而中正則何危之有？才位雖足，有為而其心兢業，若蹈虎尾，詳審周旋，而无夬履之咎，則其道光明矣。光明亨之義也。事業必有一段光輝發越處，如禮樂制度昭著赫奕也。卦中具履道之善，所以危可使平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定分不易，造化自然之禮也。君子法天澤自然之象，制人事當然之禮，以辯上下。公卿大夫殊其等級，農工商賈異其職業，於以使上安其位，不敢有出位之思；下安其分，不敢有非分之望。禮制立而風俗同，天下可治矣。

足民志
重在下
不敢僭
上边不
必並重
玩一民
字可見

君子迺操三重而議禮者，公卿大夫農工商賈俱有上下，辨者隆殺等級，截然不亂。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定民志即在辨上下內。頃玩一定字，民欲无涯，非戾為節制，僭擬念頭，從何底止。惟辨別上下之分，截然分明，不可移易，則民志自安其分而定矣。不曰地而曰澤，悅於心，非有所強而然也。程敬承曰：履之吉凶全憑定志。定於下則初為素，二為坦，願獨行而中不亂也。三不安其柔下之分，則履武而凶矣。志定於上，則四能慎，上能考，志得行而慶大有也。五自恃其剛，決之才，則履夬而厲矣。六爻取義不同，其為履虎尾之心一而已。陸庸成

二全會通 卷二 四十七

曰。人情有禮則安。初率之以為素。二由之以為坦。上反之以為旋。安於禮也。

六爻合旨

平氏

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彖言履虎

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履是也。

蔡子木曰。履主於行者也。人踐履一卅謂之履。无地非實踐。故无地不戒。懼履虎尾不啞人戒。懼之學也。戒懼之体。所行素履而往坦途。所存愬。所考周旋。無所不宜。跛履之凶。夬履之厲。妄動急行。只是不戒懼。

洪覺山曰。履行也。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故行所以行其庸德也。坦素愬懼而不敢剛。以夬者庸也。武則不能庸矣。庸德不遠於人。將應之。何啞之有。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行而至動天地。則行至而德積。祥不在天而在我矣。此履道之始終也。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陽剛抱負有素。而在下居初。是當筮仕之始。志節方銳者也。故功名富貴不移其心。率其素履以往。則修於家。不壞於廷。

何咎之有

以仕進言所謂不變塞也。有作安於貧賤之素者。有作禮之質素者。俱可。敬仲曰。素有質義。有本義履道。惡華履初象。未有華飾也。九陽在下。初心悖固。所以為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顧乎其外也。程氏曰。太素道之始。故初曰素。而一曰道。

此以行素言
此以禮言

胡氏曰。履禮也。履初言素履。以質為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而反質也。白賁无咎。其即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生平之願。欲如是。今能率其素履。亦如是。則不負初心矣。故曰獨行願也。

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哉。按俗士務華。徒以彌縫眾見。真儒務實。要以快壘。獨知獨行願。是自謙境界。

陸庸成曰。聖人甫言禮。即虞其弊。為靡為奢。而預設其防。故初曰素。二曰幽。入富貴之場。而不改吾素。則願乃獨行。處紛華之境。而不失吾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在我也。

○九二履道坦。幽人貞吉

九二雖抱剛中之德。而無應於上。不為世網所嬰。以道自由。無疑無阻。坦而又坦者也。為履道坦之象。幽獨守貞之人也。無入不自得。吉孰尚焉。

履道所履即是道。坦，平也。道本平夷，坦，即是形容履道景象。或曰履道以行言，坦，以心言。履道坦，即是貞吉，而必曰幽人言，惟幽靜玄澹之人，世味不入者能之。明非多欲者所能也。或曰幽不以人言，以心之幽靜言。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幽人貞吉者，由有中德，故能恬淡自足，不以富貴利達亂其心也。

自字與獨字相應

玩一自字外物，豈能亂我。吾心自為亂耳。唐氏曰：世間雖太行瞿塘，以易心處之，無往非坦途。其不坦者，人自為險耳。惟幽間之人，不以矜功衛能爭名爭利自亂，則雖日履危機，皆坦途也。程敬

承曰履道坦，即素位居易之說。所謂履險以平者，世路崎嶇而平以履之，豈其有亂心焉。曰不自亂，亦非矯情鎮物。惟中所在，故坦也。志定而安於道之謂坦。道坦而適於恬之謂幽。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大君。

三，不中正，柔而志剛，是才德不足，果於自用者也。本無見事之明，強以為智，本無任事之才，強以為能。如眇能視，跛能履，為斯人也。以之事君，與和悅異矣。必見傷害，象履虎尾，噬人凶也。以之治人，則與剛中正異矣。播惡於衆，象武人為大君也。此無才德而自用者，無一可者也。

病根全在志剛，志剛只是不量己力，妄欲有為之意。兩能字，宜玩。

一經會通 卷二 五十一

嗚八句
與武人
句不平
對君字
如張氏
說更佳
亦不必
以臨民
言

所謂虎尾之危正在於此。君字不可認作為人君，只言不可臨民之意。君有主卦之義，以一陰為五陽主，而欲強行五陽之間，無畏虎之心。承上則見害，臨下則肆暴，其不免啞宜矣。張氏曰：聖人以眇能視二句取象未盡，故又足武人一句以廣其象。言剛復自用之人，強要硬作主張，猶武人為大君一般。程敬承曰：九二坦坦志以道寧，即能行能視而不自謂能。六三志剛有能心矣，躁也。去坦之遠矣，故二吉而三凶。取象兌有虎象，三虎首也。下臨二剛，自履其尾，虎之力在尾，用尾則啞人倚剛為用也。三當兌口有啞人象，兩人字以三人位也。陰非武而曰武，位非君而曰君，志剛之象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能視者，自謂能明，實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者，自謂能行，實不足以有行也。啞人凶者，居位不當，無和悅之德，故不能履乾也。武人為于大君者，由其志剛，無剛中正之德，故必播惡取敗也。

首四句柔而志剛之意，位不當志剛正，是自以為能處。

九四履虎尾愬終吉

九四近英明之君，以不中正履之，是功挾不賞，勢當震主，不亦危乎履虎尾之象也。幸其居柔能敬畏以愬，為則始雖危疑。

終得吉矣

三四皆履九五之危。其處危地同也。三才弱而用之以剛。不量其力而強所不能。是自求禍也。四之才亦弱。而用之以柔。存心以恐。制變以和悅。是自求福也。固知無才非患。不自知其無才。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胡雲峯曰：三履虎尾，以乾為虎，而三在其後也。四履虎尾，以五為虎，而四在其後也。三多凶，故凶也。四多懼，故愬也。

象曰：愬，終吉，志行也。

得君行道，四之志也。愬，而得終吉，抱負頭矣。志有不行乎？程敬承曰：三之凶，其志剛也。強欲行而不得行也。四之吉，其志危也。不輕行而終得行也。履王於行，故以志行為吉。與初九行頭義同。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陽剛居尊，是人君才既能為，勢又得為，而為臣者又將順其欲為，故凡事必行，無所疑碍。夬履之象也。雖使得正，亦危道矣。况未必正乎？蓋才既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也。

此剛中正亦只是英明之君，有雄才大畧者，不可看太好了。若是純德之君，何至夬履？豈因其有德位而善之？又恐其恃德位而戒之。夬，決也。以我之所行皆是，不加思而必行之也。傳曰：履道惡盈。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

上經會通 卷二 五十三
不盡天下之議。雖蒞荒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正亦危。胡氏曰：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坦履。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夫履。

○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夫履貞厲，以其位正當也。正則雄才大畧，既足有為，當則操縱在我，又得有為，故果於自用也。

程敬承曰：四愬，則終吉，可見履臣位者不可無惕之心。五夫履而貞厲，可見履君位者不可有恃之心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至上九履已成矣，天已定矣，正考祥時也，故不必求端於天。惟視已之所履，考驗祥兆，必所行者周旋無虧，則自求多福，百祥駢臻矣。元吉。

程氏曰：視履考祥，即孟子所謂三自反者。今人多諉咎於天，而不考禍福於己，眇視如三，無論矣。五之夫履，何恤履之善否乎？曰：視曰考，非兢業慎終如始者，不能其旋元吉。謂必考得如此，方纔好，有不敢自寬之意，履道尚謙，不喜取盈。視履如上九謙之極也。盈則不能視也。初終之間，吉凶之門也。履之初以素往矣。人情始乎素，嘗卒乎華。視履而曰其旋，猶俗語回頭轉看之謂。果其履之終完，其素之始，以此往，即以此旋，方是周旋無虧，方可得。

以是圖
旋來却
到那起
頭處

元吉。其元吉全在考裏面見得。是考祥之例也。祥者福之兆。履之善即吉之祥。

潘雪松曰。考祥而曰其旋。先儒所謂初往者始。上旋者終。昔往而今旋也。上以重剛居履健而不息。能視其所履。猶之乎檢身。飭行之初也。夫百順之福。生於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始者往矣。而匪終之旋。則寡缺隨之。將不祥莫大焉。視履者。考驗其吉祥於一念旋復之間。所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唐氏曰。愬。在始而要終。故曰終吉。考祥在終而原始。故曰元吉。義正相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之制行。初心易勵。末念難持。若得元吉於所履之終。則多福。永綏繁祉。交錫豈特尋常之慶乎。

在上履之終也。大有慶即是元吉。亦要本其旋來。吳因之曰。天本一定。而以為有未定之天。何也。蓋與人事合而為一人。事之所。在即天也。人有所向在善而善未極。所向在惡而惡未極。此時殃慶大端。雖已分路。猶姑緩之。以待其所積。使一旦易惡而善。則始於殃。未始不卒於慶矣。一旦易善而為惡。則始於慶。未始不卒於殃矣。故曰天之未定。蓋從人事。未極。猶可轉移。而為言也。至於所履之終。則人事已畢。天已定矣。故曰考祥吉莫吉於無愧。慶莫慶於克終。

泰 三三三 坤乾下 否 三三三 坤乾上

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陂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代法之世乎。太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以往太而否。而太一治一亂治多亂少泰豈可復哉。太其上古之極治與。

馮氏曰自乾坤後始涉入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太。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言者之深意而示天地自然之理也。

陸庸成曰自太及否同人大有謙五卦通卦爻無一凶字。其易道之最盛乎。開之者太而有終者謙。非君子其孰能之。

泰三三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乾下坤上則是天地交通貞元會合故為太。夫氣運開太之日。正世道清明之候。此時恤士屏跡君子用事。非吾道之幸乎。有德而際是時者。不惟得遂其進且得大行其道矣。吉亨。

卦名以氣化言。天道之太卦辭以世道言。人道之太。天地交而二氣通。非特尋常春夏時候乃貞元會合和氣充塞時也。小往大來。重大來邊卦以九二為主。六五為應。原以大來成太也。吉亨深為君子慶也。取象小往陰退在外卦也。大來陽進居內卦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

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卦名太，詞曰小往大來，何也？蓋乾天道也，君道也；坤地道也，臣道也。此卦乾下坤上，則是天地氣交而物皆惟欣交通，造化之太也。君臣神交而慮有不謀自合，人事之太也。氣運啓其端，世道昌其會，太極矣。而小往大來，當何如哉？以造化言，生息之氣在內方伸，肅殺之氣在外退斂，惟內陽也，故內健也；惟外陰也，故外順也。蓋雖造化不能皆健而無順，而健者為主，所為順者亦置之空虛不用而已。非造化之大往小來乎？以人事言，君子在內用事，小人在外擯棄，惟內君子故君子道大行也，惟外小人在內用事，小人道不傳也。蓋雖太平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而君子用事，彼小人者難乎為小人矣。非人事之小往大來乎？至此則太和在宇宙間，其吉亨宜也。

此依李九我分造化人事講。天地四句，照太者內陽以下，照小往大來看。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物通者亦以氣通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志同者致太，保太之心同也。陰陽以氣言，健順即陰陽之德。君子小人以人言，道即君子小人之道。一說世道之太，天地啓之，君臣昌之，而君心君政君輔尤要焉。天地交通，化生之氣在萬物也，上下交合，保太之志恊元良也。內陽以下，明君臣所以能同志處。陰陽君心之存理而過欲也。健順君政之剛



帝宿左
若子小
人之誠
長與卦
音合

容小人
之說更
切時弊

殺而無柔懦也。君子小人所進用皆君子而無小人也。正氣日伸
 奸謀漸蝕。六而吉亨以此。一說陰陽以造化言。健順君子小人
 皆以人事言。一說歸重君子小人。上說更佳。張雨若曰。陽與健
 皆君子也。而在內。是為內君子。而君子道長矣。陰與順皆小人也。
 而在外。是為外小人。而小人道消矣。須知內外等項。重內邊如
 天理為主。而人欲自退聽也。餘做此。內君子外小人。不特在位
 在野而已。但信而順之。則為內。踈而遠之。則為外。程敬承曰。自古
 有君子則有小人。安能使盡消滅。惟君子在朝。連彙而征。相與為
 包荒。為艱貞。能使彼之。翻。來者皆化為君子耳。陸庸成曰。太
 壯與夫。陽極盛矣。皆過於中。而惟太為中道。何也。天不能無陰地
 不能無柔。人不能無小人。但欲內外各得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
 也。往來者道之與時為循環也。正恃勝而使邪無所歸。則物窮必
 反。惟君子居中制命。小人在外聽命。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故
 曰太然後安。

游讓溪曰。程傳曰。既取陰陽交和而為泰。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
 和。乃君子之道長也。愚謂陽在內則陰從陽。君子在內則小人變
 為君子。惟君子能容小人。所以交和而為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
 蓋常相因而修人事者其本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二氣通泰之象也。元后於是有致太之道。焉。彼天地

之化自然曰道任其自然或有過者聖人以心極之經綸範圍
 一中之造化察四時經九野定五倫過者裁成而就於中矣天
 地之道當然曰宜限於形氣或有不及者聖人以有心之制作
 贊助不盡之神功用天時因地利秩人倫不及者輔相而進于
 中矣若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使之遂生復性皆得道天地之道
 宜天地之宜耳此治功之盛所以成造化之盛歟

裁成是箇全體物事將來剪裁成箇器具道以一氣渾淪言如氣
 化流行籠統相續為之分春夏秋冬地形廣邈經緯交錯為之辨
 別柔燥濕也宜即道中之宜如春生秋殺天時也高黍下稻地勢
 也輔相者是時勢所趨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為聖人從而贊助之

以左右民者先儒謂民為氓然無知之衆聖人以贊天地提挈
 之此元后開萬世之太也道與宜就天地說不必添出人來更佳
 洪覺山曰屯蒙之時風氣未開需訟以後開而尚畜至履而太
 而後九功修和衆美畢聚財成輔相之功方有所施是堯舜命稷
 契夔龍之事也

六爻合旨 周用齋曰五主太之君其道維何任賢而已二輔泰
 之臣其道維何用中而已初泰之始也泰所由始君子為之也故
 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焉四否之漸也否之所始由小人為之也
 故聖人有三陰下復之憂焉三則泰之將極而艱貞則吉人之能
 勝天也上則泰之既極而雖貞凶吝天之能勝人也

吳因之曰聖人作易以扶陽也至於泰則為吾道慶之當陽之衰於剝盡於坤聖人固不勝操切及一陽初復雖有喜其來而悲其晚之意然尚微弱只堪愛護二陽之臨則浸盛矣然君子當衰滅無聊之後與夫微弱未暢之餘一值浸長之會恐遂肆意上進以快其志故聖人方許元亨五寧之憂危於八月至於四陽之大壯則陽長過中矣至五陽之夬又極盛矣過中者衰之根將伏極盛者衰之兆已成故一則不言吉亨而直戒利貞一則屢示危辭而不勝憂惕惟泰則三陽方進有方與未艾之勢而無盛極將衰之虞六十四卦之中可為陽道慶者莫大於此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也吉

初九一陽在下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是際天地之交泰亨上下之志同前進而扶景運者初為之唱而尚中行懷艱貞之素皆為之和猶拔茅而其茹以彙起也則裁成輔相之業賴以翊贊豈不吉乎

三陽以初九為主拔者上拔之也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茅根也彙根與茅共類也初為類首舉則類從以者初以之也君子小人一人進則皆一類從之故泰否之初皆有拔茅以彙之象吉以功業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拔茅而征吉者由其志在天下皆欲左右斯民故彙起而吉也

不然則亦黨同而已

泰謂上下交而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志雖兼三陽言亦以初作

主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以剛中應五蓋主泰而中行者也君子何如而後得尚之哉必也待人以恕處事以寬包容其荒穢且有罪必誅有弊必革用馮河之勇烏舉及側陲慮及隱微不遺遐遠且不狎近倖不玩目前亡朋比之私烏則渾厚精明互用不偏得合此爻中

中行之道矣
中行九二之中行也須是兼包荒以下四事方合於二之中行

因之曰四事一時俱有蓋一事之中而四者齊備絕非各有所宜之謂首言包荒如去一弊更張有漸不一時取必略其細微不察見淵却斷然要去不肯偷安是用馮河即此革弊正是為海隅蒼生之計為百世萬世之計是不遐遺從然此弊一去輒不便於左右近習勳戚故舊我也決不為他中止之是朋亡 中行雖兼剛柔畢竟以剛為主馮河朋亡固剛也包荒不遐遺豈委靡者所能

重包荒
而以用
字貫下
與小象
相合

念剛也但不可純任剛須以柔參酌耳
時說多四平看來重包荒更佳保泰以包荒為重專於包荒非中道也又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三者故象言包荒得尚於中行缺一為於中行遠矣如保泰何哉
程敬承曰太寧之世人情安肆

法度廢弛振作釐革之宜矣。然驟振作則激。遽釐革則擾。故包荒先焉。詞曰包荒用馮河言馮河之勇以包荒之道用之者也。程傳曰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故包荒豈姑從哉。從容而面略其苛細而寬裕之中自有精密之思。深遠之慮。所云馮河不遐遺朋亡。盡由此出。蓋不遺朋亡非有馮河之勇者不能。而馮河又以包荒用。唐疑菴曰包荒如天之包地。險遐與非類。正所謂荒也以險而避。非包也。以遐而遺。非包也。以類而分。非包也。用馮河用字當貫言。此皆包荒之作用也。尚配合也。中行或曰指六五必如此。而後可與中以行願之君相配耳。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以此。取象包如天荒屬地。乾坤有包荒象。乾體剛健故象用馮河。三陰

中行指六五亦

在外大本上下相交故象不遐遺初三剛失中九二不以同體相此本至公無私故象明亡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而得尚于中行者以其心體光而且大也。惟光故知柔知剛而擇乎中。惟大故不剛不柔而用乎中。相業本於心術如此。程竹山曰專言包荒者可為之時。人情樂於新政之亟行。快于積弊之速革。故非決斷之難。包容之難也。非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蓋扶植根本。培養元氣。此為持遠慮。亦存大體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太過中而否將來之時也以天運言世無常平未有不陂

者小人無常往未有不復者此孚而可恤也保太者將何如哉
惟存思患預防之心而艱盡持盈守滿之道而貞則人定勝天
可以无咎不恤其必陂必復之孚而太寧之福可長享矣
平陂往復以天運言危之詞艱貞勿恤以人事言戒之詞天
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也易述
曰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凡處平心常忽易動失正
道故禍端敗幾往伏於通泰之時泰所以言艱貞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无往不復者以三陽過中三陰將復乃天地泰復為否之會也
保泰者可不艱貞乎

陸庸成曰地道無平不陂天道無往不復世道之否泰天地之往
來為之也故天地可交而不可際天地交則下濟上行而世道開
其治之始天地際則此亢彼戰而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
難之心盡貞固之事挽回于早幹旋於微則此際一斷即不可續
消不久矣能安享其福乎提出際字見可畏之甚當及時挽回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時已過中小人得志時也故三陰翩翩然下復不待力以率
之而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而心自孚為翩翩不富以其隣不
戒以孚之象黨類易集若此君子能晏然乎

翩翩疾飛貌謂群然而來且迅疾也此二字模寫群小人彈冠相

慶引類呼朋踴躍上進景象不富二句又是狀個翻。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同類也。而以之者在初。故曰祉吉為君子幸也。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同類也。而以之者在四。故曰翻。為君子危也。取象三陰。陰為虛不富也。隣五與上也。孚三陰同志皆承乾也。

○象曰翻。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三陰翻。不富而下復者。蓋小人本宜居下。今皆在上。是徒擁虛位而失其實。其心常恐。君子議其後也。故不戒以孚相與謀。君子者。乃其中心所素願也。

三陰下復是欲復來為主於內耳。爻以內卦為下象。以下復為上。凡陰在上皆非其分。故曰失實。中心願承失實來以失實之故。而恐不容於君子。以害君子之故。而自結於小人。乃小人之情。所必至者。君子可自踈其防哉。程敬承曰。彼之所願。此之所虞也。然安能峻絕之使不來。第因其來而轉移之。令彼自消而化為君子。庶可上下交而合為大同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五為泰主。虛中應二。是不恃治安。屈已以下中行之臣。有帝乙歸妹之象。由是君相協德。福祉永綏。太寧之治。可保於無虞矣。以此受祉。不亦元吉乎。

此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二曰尚。五曰歸。所以交泰也。福之所

岸字與
尚字相
應

止曰祉。即三所謂福也。以祉者。以此受祉也。吳因之曰。初之彙
征二之中行。三之艱貞。此諸臣協力以保泰也。臣任其勞。則君享
其逸。只消虛心委任。而小人翩翩之勢不足憂矣。故曰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傳曰。自古帝女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
其尊貴。以順從夫。明陰必以從陽為正也。取象帝妹者。五為坤
主也。

○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惟柔中任賢。以主泰治。而泰之福澤及天下。人君之願行矣。
以祉元吉者。蓋坐致太平。人君之願。而非任賢不能行。此願。今
特說以下賢為願。非也。願字宜以保泰言。中即虛中任賢也。程

敬承曰。三陰交合。害正。其所願也。幸五為陰主。尚二之中。虛已從

陽。相與致太平。是願。此之願行。而彼之願消矣。

陸庸成曰。太之君。願為賢者婦。蒙之君。願為賢者童。中孚之君。願
為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歟。

○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治道積累以成泰。猶隍土積累以成城。上當泰終。復反為否。城
復于隍之象也。時勢至此。可力爭哉。但自治其私。修政令。以回
之耳。然不能保邦於未危。而欲制治於已亂。雖正亦可羞吝。况
未必正乎。

隍。城下土也。勿用師者。衆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徒驅民于潰散。

而速其禍耳。自邑告命，反身自治，以收人心，以回天意而已。貞吝傷告命之不早也。三艱貞則早已。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雖曰天命，亦由玩愒之久，紀綱紊亂而然也。豈遂付之不可為乎？告命所以治也。

命指紀綱法度之類，與告命之字相應，罪人事之失也。

否 三三 坤上 乾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故為否。夫泰者人道之常，否則三綱淪九法斁，匪人道之常矣。不利于君子之正也。何也？以此時君子歛迹，小人得志，大往小來，如之何其利耶？

此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究亂本也。故曰大往小來，所以為匪人，所以為不利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卦名否，詞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何哉？此卦乾上坤下，則二氣鬱而萬物屯，造化之否也。驕諂盛而國事非，人事之否也。天人交處其危，則其大往小來也。當何如哉？在造化則肅殺之氣在內，方行生息之氣在外，不行惟內陰，故柔在內也。

計承內
陰外陽
內柔外
剛未

惟外陽故剛在外也。非造化之大往小來乎。在人事則小人在內用事。君子在外擯棄。惟內小人。故小人道長也。惟外君子。故君子道消也。非人事之大往小來乎。夫是之謂匪人也。夫是之謂不利君子貞也。
此節句與泰相反。否七月之卦。萬物不通。要切剝落時言。无邦者言邦之為邦。君臣而已。若上下不交。則情意隔絕。不相畜治。豈成朝廷有邦與无邦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藏乎墳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墳而已。楊氏曰。陰陽剛柔。君子小人。氣類相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三者有一為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看來宜以君心為主。惟君心內陰外陽。故內柔外剛。內君子而外小人。而成天下之否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者。亦必有道。故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不交。否之象也。君子遭此。設若聲光少露。致物色之求。安知爵祿之縻。非賈禍乎。歛其德以避難。裨德輝不著。而微辟不至。濁世之榮寵。誰得而縻之也。

重儉德二字。君子當否之時。豈肯為祿位所羈絆。但恐收歛不密。

小人反借此為籠絡之計。受之則失節，不受則賈禍。故必儉德。惟儉德故能避難，不可榮以祿正，成其儉處不可者，其心有所不可。知幾明決之辭也。一說程敬承曰：本義不形於外四字甚妙。當否時，君子志在休否，豈肯忽然退避山林，但其知幾識微，善藏其用，雖被寵祿泊然無榮之心，為蓋超然榮祿之外，然後可以運其幹旋之樞也。

六爻合旨。李九我曰：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聖人慮小人之道長，故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每為之致其戒焉。抑陰也。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聖人慶君子之道長，故曰疇離祉。曰休否，曰傾否，後喜每為之致其幸焉。扶陽也。二五皆以大人言之，蓋以大人處

六二之時當儉德避難，故守否而亨。以大人居九五之時當乘時有為，故休否而吉。然則休否之大人即否亨之大人也。前日不能守否，今日安能休否乎。

馮文所曰：嗚呼，治天下者懷苞桑之念，於拔茅之時則否不生矣。存傾否之憂，於包承之際則否不成矣。既否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曰大人否亨，又曰大人吉，所以致意於否之君子也。

吳一源曰：聖人每不極言小人之惡，以開其遷善之門。如剝之陰盛，其惡至於剝膚極矣。然於三則曰剝之，於五則曰以宮人寵。猶有深望於小人者。况否雖內陰未至，如剝之極也。故於其始進也，誘之以志在君，則吉。其既用也，誘之以包承，則吉。其力足以傷

善矣尚與其包羞而不肆情以逞。雖然聖人之引小人則然而其為君子謀者未始不嚴也。王莽下士子雲失身蔡京奉法君實受欺包承慶最易亂人。故聖人戒之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夫包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已必至剥膚防之可無豫乎。吾故曰聖人之為君子謀甚嚴也。一陰始生躑躅乎矣。二陰浸長肥遯急矣。况於三陰內盛乎。

尹和靖曰否泰天道在泰思保在否思泰盡人事以幹旋氣運君子所以關世道否泰同也。儉德避難以存吾道不榮寵祿志在濟時豈為保身堅隱哉。觀初二三四爻見小人之未始不可為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拳為故知盡人回天在一念乾坤中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否之時小人道長之會也。初與二陰相連而進象拔茅連茹之象勢莫遏矣。但初惡未形若猶可回也。故戒之曰君子小人無定在正不正之分耳。誠能幡然悔悟變邪從正否之初猶然太之初矣。太所為吉亨者即在此矣。初亦何利而甘從邪以害正也。

陸庸成曰此爻要得誘小人意泰之為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小人變為君子則命可回矣。當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若予之者誘之也與泰初之象同而不即別其為小人者欲化之使貞也。

石命休
古皆由
小人變
為君子
采此矣
是至人
轉移妙
處

姑○溷○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改○元○為○貞○改○外○為○君○蓋○一○旦○以○君○子○之○
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欣○於○為○君○子○而○深○樂○於○聖○人○之○子○我○者○不○以○
我○為○小○人○也○此○變○小○人○之○微○權○也○二○則○尊○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羞○
夫○使○小○人○能○承○順○君○子○而○又○羞○為○小○人○何○至○為○君○子○之○害○哉○此○四○
所○以○有○命○而○五○所○以○休○否○歟

象曰後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之志祇為身謀耳變為君子則志專報主矣豈復害君子哉

善○反○惟○志○從○志○上○轉○移○他○志○在○君○即○是○貞○有○不○害○君○子○意○在○內○
揚○止○菴○曰○在○外○則○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在○君○則○專○欲○得○
君○而○用○之○所○謂○為○利○祿○而○效○忠○也○作○之○不○已○亦○成○君○子○較○之○志○在○
身○而○不○知○其○君○者○異○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柔順中正是小人之畏名義者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則必受君子之賜而吉若在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豈可以來意之善失其守乎蓋小人之真者不足畏不純乎小人者最可畏耳

六二初心原欲害君子特以己方進用而君子則公論所歸士望所屬如遽為傷正便失人心不得已而包承是包得許多承順的意思在內其包承君子處正是染君子處若徒泥其外有相容之

迹而不察其中有實不然之心未有不俛首而任其逞者故小人之吉就小人之分言耳大人之亨非為君子幸深為君子危也。虛齋曰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固吉也大人非謂其包承而亨也不為其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游讓溪曰安否非大人不能休否亦非大人不能愛身明道。修已俟時休否之業惟否亨者能之。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惟不亂群故能休否傾

大人否亨者蓋惟安守其否則不亂於小人之羣所以亨也。程敬承曰一小人猶易與也群小人以包承我最易為其蠱惑非大識見大極養未有不為所亂者信乎非大人不能否亨矣夫當

否時儉德君子豈不與小人為群哉妙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其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也。泰之二爻包納荒野乾道也否之二爻包容承順坤道也保泰亨否之道莫尚於乾坤。

○六三包羞

害君子者小人所為亦小人所羞六三雖志傷善而心有不安故既不能肆惡又不能善變徒包藏羞惡而已。

朱子曰初六是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於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純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自不穩當故包羞。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聖人以

包承包羞二包子有中藏巨測

羞字動其恥心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然內羞而外
包其中未可測矣危君子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小人能害君子必才足濟奸耳包羞者以位不當而短於才也
位不當非鄙其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使位一當羞其終包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四當否將濟矣而不極其剛是亂極思治天命已開調護斡旋
人事又盡有命而无咎矣寧獨四之福哉雖疇類三陽或休否
而吉或傾否而喜皆麗之以受福也

有命天命將泰也无咎人事周旋也串說重无咎邊只是一個不

可答處
無咎
無咎
無咎

天命也疇離祉見君子道長氣象泰六四之翩小人之黨初
成也否六四之疇類君子之黨將合也游讓溪曰泰九三將中

以艱貞而食福否九四過中以无咎而離祉時之否泰雖曰天命
豈非人事哉陸庸成曰命亂於泰之上六而復治於否之九四

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則轉否為泰而泰之以祉元吉
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孰無轉否為泰之志惟有命而必无咎方天與人合而濟
否之志行矣不然更張無漸祇以激變在已且不得亨况同類

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至九五否將盡之時也兼之德位俱隆為能興衰起敝休息

天下之否此惟大人能之而吉矣然大人雖以其道息天下之

否猶未離乎否也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而其亡則

安固之道如係于苞桑矣

不曰否休而曰休否重人力也然休否不過暫息其亂未能盡傾

也故惟大人而後能保其吉蓋大人乾德常懷恐懼曰其亡其亡

危之至也危亡之心即是係固之象不是兩意按桑之為物其

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此國作安固之喻或曰俱作憂危

之心言此心兢然若國家係於苞桑之柔小嘗畏其亡而不自

安也君子當休之時不敢自以為休故其心危懼如此苞叢生

也叢生之桑細而弱不堪係重此即朽索難馭之意九五休否

之大人即九二否亨之大人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德者休否之具位者休否之權九五陽剛中正德正矣崇高富

貴位當矣以德乘權所以休否而吉也

孔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

位不在而德不在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其亡其
亡正是
大人所
以吉慶

上居否極時當傾也。濟以陽剛之才，故向之否運，一傾而盡平之。非若休之猶有漸也。夫方其未傾，否猶故存，及其既傾，則為太平之休矣。喜可知也。

不言否傾而言傾否，人力居多，烏傾有傾倒盡出之意。唐疑菴曰：休否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故特見其喜耳。先否後喜，則又自其亡之戒，懼中來，傾從休而來，喜從懼而出。

一說陸庸成曰：上爻傾否，則泰可喜矣。猶有懼心，烏其心猶以否念為先，以喜傾否之念為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後喜之思，泰方生而能保否，何日之有。

此說與其亡意同亦有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至于極，其勢必傾而為泰矣。豈有長否之理乎。

同人 離上 乾下 大有 乾上 離下

陸庸成曰：同人之主，昼二是也。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之主，昼五是也。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二卦與師比同，同人其情親也。大有其勢盛也。情同故能令人伏，令人乘，令人號且笑，勢大故能令人思艱，令人懼敗，令人憂害而免咎。然二卦畢竟離不敵乾，故同人曰：應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乎天又曰：順天。同人以貞為要，歸大有以元為首出。

同人 離上 乾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卦名同人蓋以火同天而性同以二應五而德同以五陽與一陰而情同也夫君子之與人同貴公尤貴正誠能大無我之公家四海人中國同人于野焉則同心多而協力衆何事不通何險不濟故亨而利涉大川又必其所同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皆君子之正道乃為于野乃為亨利涉也

日屬君
子見典
小人党
同者異

同人不外公與正二字但公正不可分惟正乃能公也于野是公此句即有貞了下特點出貞來見非公不謂同非正不謂公也蘓紫溪曰同人只要分別公私同人於朝以勢同耳同人於家以情同耳惟于野則無我無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然非君子之正道安得謂之于野故曰利君子貞只把貞字襯出干野來只

一層意思 李氏曰同人之道雖曰曠遠豈必人人來同只一正便了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自無不同也同出于正一人不為少天下不為多不然即同以天下總是私情之合而已 吳因之曰于野利貞只是以理為同不以情為同意後面曰乾行曰文明以健曰中正而應總之不入人情絕去蹊徑渾把一理為主看同人卦詞須將情與理分箇大頭項以理同不以情同一卦六爻之旨盡於此矣

妙解

彖曰合旨 全彖當先認一乾字乾天也健而動也無私覆載者也無私生成者也與天合德方能盡天所覆載生成無不徧及方成其為同人下文曰乾行也惟應乾故能乾行二乾字正相照乾

行天行也。天無私覆，以天而行，浩蕩。豈不是于野之大公。然則文明，天明也。健，天德也。中正而應，以天應也。此君子之正，搃謂之乾行。故能以一心通萬心也。或曰：通志則形迹不必拘矣。曰：惟君子則非勢利所能。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何以名同人也。卦體六二陰居陰位，德之正也。居卦之中，德之中也。以柔中正，應乾九五之剛，中正同德相應，故曰同人。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何也。同人，貴公而公，又本于健也。卦體以乾而行，則主之以無私之天德，自能克其有，我所以能同

于野而亨，且利涉也。又曰：利君子貞，何也。同人，貴正而正，不外於內外，人已之間也。卦德文明以健，是能明大同之理，而健以行之也。卦體中正而應，是能體大同之理，而與人相孚也。此君子之正道也。惟此正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天下人不同而同，此志也。志不同而同，此正也。一正潛孚，而天下家國無往不合，此貞所以利也。

百節宜泛言，謂之人者，盡乎人也。人字寬，不可泥君臣者，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即下文中正而應也。項氏曰：同人以一柔為主，徒柔不能以同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亦

源知乾
是吾心
本虛之
本體

也。

二節乾行二字，即下文健字。正是于野源頭。大凡陰柔者，多懦弱而徇私。陽剛者，皆大公而無我。故于野取於乾行。君子貞全在中，正而應上見。然必先之曰文明以健者，蓋惟文明則不蔽於私而能明正理。文明以健行之，則能克乎私而能行正理。然後中正相應合乎乾行，所謂君子正也。正處即是通處。故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不是將正去通天下之志。易述曰：通字正與志字對。潛運默行，金石不能隔也。人心天機動處，只有這正理一條路。數更無別地他岐，可以多方雜出。雖欲強自閉隔，其道無由。故能通之而無間，惟通其志，統謂之同志。一不通，雖終日相與，適謂之異。

通字若作孚契決洽者，便屬情去了。此只就理談出一段大同之妙。天下這點精神意氣，心思志慮，潛於幽獨而不見者，直以此正通之而無壅耳。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故為同人。君子體之，欲大同必先審異。故天下有族焉，族不類則相越而害其同。惟名以命之，使尊卑貴賤不至混淆。天下之族有物焉，物不辨始相競而害其同。惟器以別之，使多寡隆殺不至乖亂。由是以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天下無異志矣。大同之正道也。

天與火合，以無所不覆之體，兼無所不照之用，則物；同在其中。

矣。君子致同全在審異上。吳因之曰：惟類族辨物，則零碎看來，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此是零碎同處。摠來人各安其分，各止其所，再無僭亂乖爭，再無竇擾侵害。穆、熙、又是大段同處。程敬承曰：類之辨之，以為同各正之為保合也。睽異也，以同而異，則非立異矣。同人同也，以異而同，則非苟同矣。不苟同之謂正也。通志之道也。取象程傳曰：象天之蕪覆，火之鑿形，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燦然有辨矣。

六爻合旨 丘建安曰：合六爻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無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同者，與其為二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為三。

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無與同之無所爭也。蘓欽溪曰：同人之道，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以天下固貞也。中正之遇，同以一人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吝也。伏戎乘墉，邪也。非貞也。然與其吝邪也，寧固而已。卦彖以大同為義，爻以擇所同為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初，無私主也，以剛在下，無私心也。上無係應，無私與也。故無問親疎，惟賢是與，無問遠近，惟德是親。同人于門之象，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何咎之有。于野是通天下于門，只是無私昵。按門室之始，同人之始，吾與。

一經會通 卷二 六二 七十八

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彭山曰：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動初，乃天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于此。故无咎。取象初前遇六偶為門象。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惟各立門戶，則人咎其私。出門同人，則公矣。又誰咎哉。觀一出字，便見門以內心有所係，門以外心無所係也。誰咎者，無可咎也。爻言我无咎，象言人不得咎我。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中正上應，此同人所以為同人也。但去五尚遠而近繫同體之陽，是心有偏主，昵近而忘遠。就親而棄疎，象同人于宗則

感私而應狹，未遂其上應中直之願也。豈不羞吝。

川文的
如此看
方典象
詞相合

時說以上應于五為吝，非也。二應五中正也。何謂吝。此非應五之為吝，乃未得應五之為吝也。蓋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卦，有宗象焉。二以其近親也，未免有係焉。而未能即同於五也。此五所以號咷也。劉伯子曰：于門同之初也。于野同之至也。于宗異之始而爭之首也。乘墉伏莽起于宗，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于宗非二之德也。戒也。戒之以私而進之于公，即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于宗，不惟不能如于野之致亨，亦不能如出門之无咎吝。

二全會通 卷二 七十九

道也。非君子正道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剛而不中，則強暴自恃，妄於求同。上无正應，則孤立寡援，急于求同。夫二五正應也，欲同于二，恐攻于五，故內設隱伏之謀，外起窺伺之蓋，猶伏戎于莽，而升其高陵，以願望焉。孰知理既不正，勢又不敵，雖有智力，將安施乎？故為三歲不興之象。敬承曰：或謂伏戎象恃智，升高象恃力，愚意不然。理不直，義不勝，故畏敵而不敢顯發。又望敵而終不敢發，總是懼九五見攻之意。然既不敢發，故未凶也。胡雲峯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願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

易述曰：貞則同，不貞則不同。三因同而觀，四因同而攻。皆起于不貞。故卦惟三四不言同人。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伏戎于莽者，恃其智力，將以敵剛也。但勢有不敢，故三歲不興，安能行也。

此言屈於勢與四屈於義者異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剛不中正，又无應與，故隔三攻二，起憑凌之心，以求不正。

之交為乘墉以攻之象。幸以剛居柔，卒屈於理而中止之。有弗克攻之象，則不起。爰以招尤吉之道也。

乘其墉，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弗克攻，非諫與三也。以二自是五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丘氏曰：二五正應，當同者也。三四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而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為甚，何也？三近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况四所欲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欲敵者五，君位同人之主也。此四之吉異乎三之不興也。取象離二中虛外周象墉，城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之不可論即

是則困

而反則

不可窮

講全要

○

義是人心自然法則。要就同人上見得。如當同而同，即是義。即是法。則如不當同而不，亦則也。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蓋非分相攻。道義安在。制於義而不得通，便覺得困。心衡慮，困而能反。故吉于此。見知困為善，幾而不遂，非之為貴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二五中正相應，君臣同心者也。始雖為說邪所隔，而終得合象。先號咷而後笑焉。然六二易退之君子，三四易進之小人，非剛

一 師 卷二 八十一

克不能勝也。必大奮乾，斷如大師以勝之，使伏戎無所售其奸，乘墉無所肆其力，然後與二遇耳。此又後笑之由也。

五失所同而悲，象號咷，遂所同而喜，象笑。始間而終合，幾在自克。大師克相遇，語自克也。自克則能同人矣。紀聞曰：師莫大于君心。

而兵革為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卦以二五中正而相應，名同人，故九五言同人。蓋二柔不能勝三四剛強之間，以同五。

五剛中正能勝三四之不中不正者，以同二象以同人于野，歸之行者以此。

○象曰：同人于野，利不道也。○二五中正而應義理，所同理本自直，而理之直有在同之。○先者矣。先本同，故物終不得而間也。大師相遇者，言必相克而後相遇，必大師而後相克也。

同人之先，只是論理之詞，不必如時說頂號咷，又補後笑。洪覺山曰：非九五以中直之心主之，于先何以為大師地乎？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謀邪得間之意。程敬承曰：四曰困，五曰直，惟直足以屈之，使困也。四曰弗克，五曰相克，惟相克足以制之，使弗克。

吳因之曰：于宗私也，于門非私也，三四之妄同私也，二五之中正相應非私也。私與不私而吉凶悔吝頓分兩途，則信乎同人之道于野而已矣。故曰同人于野，君子之貞亦在其中矣。

知五之為中直，則二之為非應也。五明矣。

如此看

二 師 卷二 八十二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二之吝道三之不與皆不能无悔也則惟同人故耳上九居外無應一无所同乃矯而遺世獨立離群索居為同人于郊也此僅免于宗之吝伏莽之非而无悔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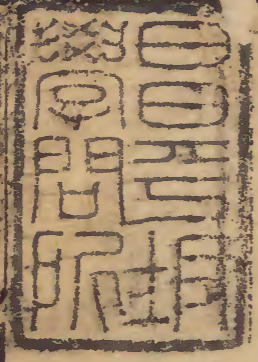
于野取曠遠廣大無我之意也于郊取荒僻無可與同之人也无悔非美之也僅免同人之累而已蓋有同則有止不正有得而吝者有不得而爭者物莫與同无得失矣故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一同人于野則亨而利涉志無不得也既曰于郊絕人逃世志豈得乎

志未得正與通天下之志相反。楊氏曰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為亨為利同人于郊止於无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如時說
以无悔
為許美
之詞殊
與卦旨
不合現
小象志
未得可
見



卷之終

